

W

ZHANGWEIMINGPIANJIJINGXUAN

张炜名篇精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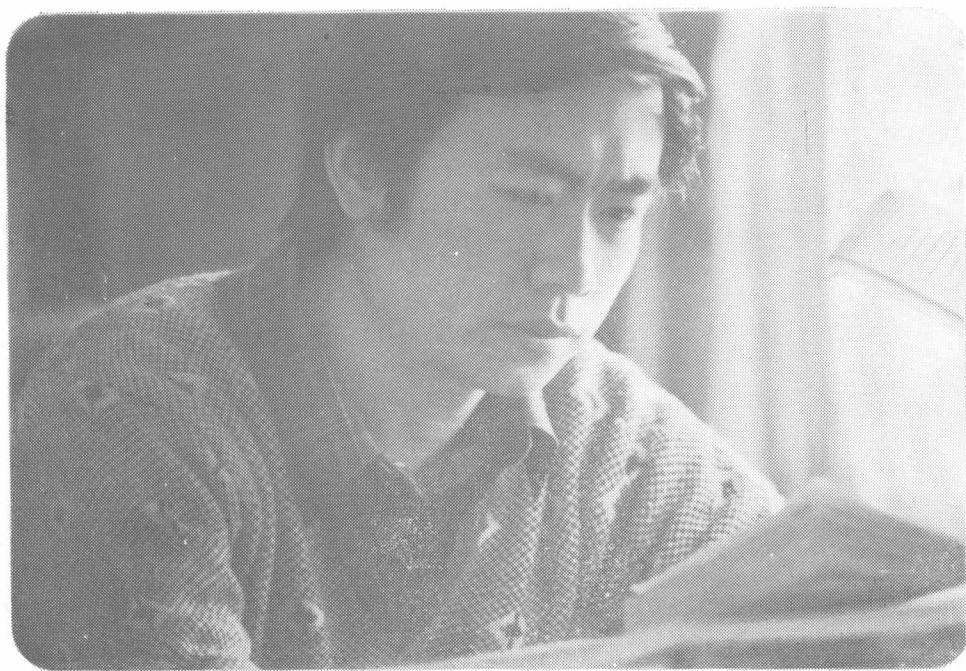
随笔精选

山东友谊书社



随笔精选

山东友谊书社



1986 年春, 济南黎明。

□ 张 炜

目 录

大自然使我们真正地激动	(1)
苦恼	(3)
夜思	(6)
长篇估	(8)
冷静思	(17)
开端	(19)
面对汹涌的.....	(21)
短篇难写	(24)
一辈子的寻找	(26)
一种特别的健康	(29)
你的坚韧和顽强	(31)
案头工作	(34)
沉默悟彻	(36)
文思	(39)
遥远的动力	(41)

作家分两类	(43)
读者有三种	(45)
冷与热	(47)
让我寻找.....	(49)
文学是忧虑的、不通俗的.....	(52)
艺术在本质上拒绝轰动	(55)
艺术是战斗	(57)
危机潜入盲角	(59)
大师的排斥力	(62)
自己的秩序	(65)
关怀巨大的事物	(68)
缺少自省精神	(71)
缺少稳定的情感	(74)
缺少说教	(77)
缺少不宽容	(80)
缺少行动	(83)
缺少保守主义者	(86)
寂寞营建	(89)
人体艺术	(91)
插图艺术	(93)
关于乡土	(96)
诗意	(98)
写散文	(101)
记实文学	(103)
长篇的“气”与“力”	(106)

那条河	(109)
开拓和寻找	(110)
一部作品	(113)
讨论“浪漫”	(115)
情绪	(117)
不同的小说	(119)
它像磁石	(121)
批评与灵性	(123)
贺三百	(125)
现实的真诚	(127)
像写信一样	(129)
但愿文学能够	(131)
作家的温柔	(133)
心中的黄河	(135)
尊长	(137)
读者的迷失	(138)
刊物与新人与诗	(140)
倾听自语	(142)
校园的琴声	(143)
男人的歌唱	(146)
失去的朋友	(149)
芦青河之歌	(151)
再写几年芦青河	(155)

南山的诱惑	(159)
她为什么喊“大刀咪”	(163)
在肯定与否定之间	(171)
为了那片可爱的绿色	(174)
惋惜与同情	(177)
维护美好的东西	(180)
忆“老得”	(183)
一本书的形成	(186)
十年诉说	(188)
第二次选择	(198)
抵抗的习惯	(200)
青春的印记	(203)
附：文学讨论会	(205)

大自然使我们真正地激动

有一个时期，我一直以为一个作家的才华主要表现在对自然景物的描绘上——这当然有些可笑。那是我的误解，夹杂了某些偏执。不过，总会有一些更深刻一点的道理与其连结在一起，我说不明白。

比如那些能够准确而细微地描述大自然，特别敏感地领会自然界的暗示和启迪的人，显然是些特殊的生命，是作家队伍中最优秀的一类——往往如此。人与大自然的情感应该是朴素的，天然生发的，没有任何的难为情，没有任何的牵强。但实际恰恰相反。

一方面我们心灵干枯，感觉迟钝，面对活鲜的、生机勃勃的、千姿百态的世界表现得麻木不仁；另一方面我们又往往吐露一些虚伪的、空泛的情感，表现出一种矫情。大自然并没有使我们真正地激动，灵魂也没有颤栗。那种作法看上去有点象附庸风雅。

诗人记录和倾诉他心中的一切。他站立在什么土地上、呼吸着什么空气、四周的颜色和气味，这对于他可太重要了。他

与这个世界融为一体，血脉相通。他是它们的代言人，是它们的一个器官。通过这个器官，人类将听到很多至关重要的信息，听到一个最古老又最新鲜的话题，听到这个地球上神秘的声音。一个诗人如果不能与那一切相通相连，那么他就是可有可无的。他可以嗅到风、云、河流、树木、太阳等等一切的气味，感到它们的脉动。他的喃喃叙说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诗。他是一个彻底放松的、四肢伸展的生命。

我们难以想象一个对那一切感觉迟钝的人，会对人间一切情愫感觉敏锐。他与众不同的，首先当然是极度的敏感性。自然界的一切都能引起他的喜悦或哀伤。这是人类智慧高度发展的结果。它受到了最有力、最痛苦的磨砺。凭借这些，他获取着常人难以捕捉的东西，并以他自己的方式消化着、传递着。他的歌有着无比的渗透力，往往在人们理性上还来不及排斥的时候，就进入到心灵中去了。

大自然作为世界的主要部分，可以说是独立的、绝对强大的。它当然有自己的秘密。探索它，有时是人类最伟大的事业之一。科学家的缜密思维替代不了诗人的感悟。每个生命都是渺小的，每个生命都会叽叽喳喳议论大自然。你会看到一个诗人的情绪怎样波动，这种波动与自然环境有怎样的联系，以及大自然又怎样熏陶和教诲了诗人。他对自然的理解，不可避免地表达了整个人类思维的一部分。他再独特、再有个性，也是一种人类思维。他的个性，正好表现了做为一个单个的人的价值。没有个性的思维是不存在的，愈有个性，就愈有整体上的意义。人类的自然观，总是通过单个的人来完成和发展的。

1984. 6. 5

苦 恼

有一个问题常常使我苦恼。我尽可能不去想它，一想就很不愉快。为了逃避它，也为了做一个勤劳的人，就不停地工作——写作。一个字一个字地填进格子里，反复斟酌，费尽了心血。格子上的文字到底是什么化成的，只有作者自己才知道。可越是呕心沥血，那个问题就越是逼近我。

我常常在工作间隙里问自己一句：你在干些什么？你可能要一生为之痴迷的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处？

就是这样简单的问题。

它缠绕着我，使我不得脱身。我怀疑了自己献身的行当，陷入了深层的苦恼。这种苦恼不是一个突然降临的灵感或是偶尔得手的妙文可以冲淡的——它一直跟踪着我。我的任何创造的快乐比起它来，都显得弱小和短暂了。

文学这一界，有着自己独到的东西，它可以称为规律，也可以叫成秘密。隔行如隔山，不是作家，从一个意义上说，也就是处在了山的另一面。你承认文学是一个行当，一门专业或一项工作，也就承认了它的相对独立性。但如果将它再分成几个相对独立的部分呢？

比如说，它有着永远属于自己的东西，这一部分起码包括形式、技巧一类；还有一部分是与外界发生联系的，也只有在联系中才显示存在。这就分成了两部分，还可以更细地分下去，分出若干。

我渐渐发现我和很多朋友努力去做的一切，在生活中显得微不足道。大多数人似乎不需要它。我们的冲动、惊悸、心灵上一次又一次的颤栗，对别人没有多少意义。甚至人们也不觉得有趣。

你写出了作品，或者有人谈论，或者有很多人谈论；但我们的交谈不是局限在文学本身，就是仅仅站在界内去生发议论。文学说到底还是这个行当自己的事情。

当然，作家可以理直气壮地进行文学的自身建设，并且可以毫无顾忌地使用其他人听不懂的特殊语言。一代代作家都在继续着这种劳动，才使文学之树枝叶丰茂。但危险的是具体到一批人或一个人身上，这又极可能只是一种重复，没有给文学本身增添任何新的东西。一个生命在不知不觉中做出了巨大的牺牲，这种牺牲又看不到多少意义。

进行自身建设的过程，也是与外界发生联系的过程。这时候仅仅使用那种别人听不懂的特殊语言，必然达不到目的。于是各种试验和探索最终都会反弹回来，在界内积成一球。结果也只能这样。这是真正令人悲哀的。

因而我常常疑惑：我的、他的创作活动，最终会不会只成为这一部分人之间展开的一种娱乐活动？

它真的是谁也不需要的吗？

我不敢回答。假设还有一小部分人需要我的劳动，那么这

部分人又代表了这个世界上的什么东西？他们代表的东西对于这个世界又有什么意义？这部分人是极其重要的吗？我想不出来。

谈到需要，又极容易把问题搞混淆。我不是指一般意义上的需要，即不单单是指一部作品有多少人在捧读，不是。因为你很快会发现一些粗浅甚至卑劣的作品有时也能够轰动、能够抢手。一部书这样获得了读者，就好比一个人在生活中多交了一些酒肉朋友，没有什么实在意义。大人择友甚严，大书也是如此。

我说的需要，是心灵深处的一种渴求。

总之，我要时常跳到文学之外去审视我的劳动。我要努力寻找与文学相衔接的那一部分。我不能不问，我和我的朋友为之献身的事业，与我们所处的这个世界更紧密的联系在哪里？这种联系又是什么？

谈到光明和黑暗，生存的乐观与悲观，人类的明天……这一切不是也应该与文学有关吗？文学不掺与这一切，真的也就等于没有了。

不言而喻，文学应该更勇敢地去接触生活、人生，面向正活着的这个世界。它一时一刻不能放松对于自身形式的探索的同时，也必须执拗顽强地去思考人的本身、人活动着的意义。

这样做了，写作时才能稍稍安心。太阳升起又落下，一天完了。我怕每天都做的事情，反而容易忘掉“为什么要做”之类最基本的问题。

1984. 6. 10

夜 思

好象写得越来越慢了，手中的笔再也没有灵性了。如痴如迷地爱着它，把一切都献给了它。为它激动、沉湎，也因它而变得郁郁迟滞。不断地怀疑自己，顾虑重重，象山一样堆积，留给稿纸一片浓重的阴影。

我对生活总觉得有那么多话要说，可一时又讲不清楚。我喜欢倾听，但别人讲的我又不全信。我只能把一腔热情、深深的牵挂，还有无穷无尽的猜测用手刻记下来。写作是多么累人的事情啊。

我想写一点真实的生活，写写属于劳动者的那样一种理想。这一切都必须是诚实的、朴素的。有时我老想去充当一个替人分辨的角色，事不关己，也耿耿于怀。我知道自己这时的心态更接近于律师的行当。但我不长于口辩，而且思路芜杂枝蔓，不会有人委托我的。这真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我回忆了远远近近的人和事，从中梳理推导，不厌其烦。这种使人疲惫的思索让人败气，却不会使人丧志。我努力地追

记，一旦想准了，就赶紧写下来，我的心常常被愤懑压住了，很沉重地搏动。我的文章渐渐脱去了鲜丽的颜色，变得墨迹斑斑，深渍透纸，混浊了粗糙了，再也不被活泼的少年所喜欢。我答应他们再回来，可自己也知道归途漫漫，行程遥遥。

时间过得真快！我也懂得了如此叹息。我一心挂记着的那些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们，他们怎样了呢？白发一朝生出来，就再也不会变黑。文路如此漫长又如此短暂。无数的先辈走过去了，足音未逝，我们就重新踏上了他们的路。

思绪绵绵，夜色沉沉。不眠的时辰里并非总是想着文章。我不信真正的男人会单单去为文章愁。这无论如何不能算是一门职业、一个行当。可它又算什么？我不能够回答。

也许恰恰因为我不能回答，我才这样不停地劳作。我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都在寻找着那个答案。

1984. 8. 10

长 篇 估

长篇与中短篇是不难区别的，这里指它们的字数、制做的规模等等。但它们似乎还应该有更深刻、更隐蔽的一些区别。比如说它的创造者在接触不同体裁的心理状态上，肯定会有很大差异。

一个作者开始长篇小说的创作，面临的将是一场艰难的、漫长的跋涉。他必须坐下来，仔仔细细地从头盘算一下，一遍又一遍遥望猜测路途的长短距离，估量自己的身体状况以及与此紧紧相关的耐力。他必须安静如常，因为一切还没有个结果、没有个头绪，过早的激动会是一种无谓的消耗。

缓慢沉着地积累材料，有意无意地攒下一些想法。他面对着的是如此庞大、如此芜杂的一个世界。可供取舍的东西太多太多了，非要当机立断不可；但又必须谨慎从事，小心翼翼，克制着冲动。

由于无形中排除了一些即兴式的创作欲望，排除了一些轻松灵动的小念头，所以作者此刻往往显得迂缓和迟钝。他的

才华收敛起来了，反应也不敏捷。他的心展开来，放得很远很宽，尽可能多地包容起一块天地，不久之后他要用解剖刀似的笔，精心地分解和镂刻，但此刻却松驰坦然，朴素天真。这样他就能以生命的本色去接近过去难以接近的东西，心验体察，倾听到最远处的声音。

这一切，与创作短篇的情形差不多截然相反。那时更依赖一种灵感，心潮动荡起来，就让它一泄无遗。要尽快从复杂中梳理出单纯、从犹豫中确立意志，主意安定得早，走得也早。过多的彷徨和纠缠会消磨灵性，篇章中活鲜的东西、生气勃勃的东西也就没有了。

中短篇作者常常很快知道他这一次工作所要赢得的是什么、需要多大的能力去控制多大的场景，往往信赖自己的一腔激情。他将手头的工作看得不轻也不重，思维很快就进入清晰和条理的状态。虽然整个创作的过程中也往往是缓慢的、坎坷的，但一鼓作气，势在必得的念头总是不时地生发出来。

总之，长篇小说的作者一开始就是异常沉着的，自然而然地走进了一种繁复和苍茫的状态。他不指望这一次会工作得很快很顺利，不奢望奇迹，也不寻找窍门。负重行路难，五里一徘徊。仿佛有一块巨石放在不远处，他要把它举起来。需要的是实实在在的力气，他注视着它，默不作声。他想了些什么？恐怕最终还是要心事重重地走向巨石。

长篇小说滑涩薄厚，各种各样，除了其他原因，作者进入创作时的心理状态不同，是造成重大差异的不可忽略的因素。

有的长篇小说，它的作者是带着创作中短篇小说的心态特征进入工作的，它的单薄和浮露是不可避免的。有的作品尽

管使用了上百万字的篇幅，份量却没有随之增大多少。我记住，心路狭窄，作品的意蕴容量也不会丰富，把一切看得太简单了，做出来的也会简单。

*

*

一口气读完了这部长篇，觉得它真流畅，很多地方激动了我，可是后来忙点别的事情，回头再想这部长篇，竟然没有多少深刻印象。

这是为什么？

是因为你写得粗糙、拙劣吗？显然还不是。

想一想取个比喻，你的小说象一群彩色的鸟雀，叫着从空中一掠而过了。而我有时总愿看到一头大象在原地开掘，欣赏它的稳健与沉重、它的力量、它的可怕的不言不语。

你使用第一人称，好象就为了议论方便，你抓住议论，就象抓住了一个可以使你跃上一道土崖的树根。

作为一部长篇，它算是有内容，有东西，不象有些作品那么空洞。但我觉得这一切东西都是快速集结快速调动起来的，这样就有一种无论如何也遮掩不住的草率。比如文中每样事情都点触过，却是一点即过，没有好好地搓揉它们。你写了这块土地，但更多地写了一些现象，缺乏对于一个家族、一个村落的深入探究。

总觉得你接触、处理这一切的时候，心态不行。象一个人在喝汽水，听着录音，摇摆一会儿伏到桌上写一会儿——整个小说就这么风风火火地写完了，它怎么会有那种苦嚼苦吟的蕴藉和深沉。这是十分可惜的，因为这是给人的整体感觉。文坛上虽然从来不乏光彩四溢的急就篇，但大多数好作家越写